

英语名师谈



翻译漫谈

庄绎传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漫谈 / 庄绎传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英语名师谈)

ISBN 978 - 7 - 100 - 10682 - 5

I. ①翻… II. ①庄… III. ①英语—翻译
IV. ①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027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翻 译 漫 谈

庄绎传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0682 - 5

2015年4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2

定价: 45.00 元

献 给

我的爱妻

杨适华

感谢你的理解关怀和照顾

序

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将《翻译漫谈》呈在各位读者的面前，和大家一起分享出版一本新书的喜悦。

书中所收文章是我在不同时期在实践的基础上陆续写成的。其中有专题研究、会议发言、电视讲座、广播课程、自考教材、审稿札记、学习心得、辞书序言等等，有的涉及汉译英，有的涉及英译汉。最后还附有汉译散文、短篇小说及名著选段各一篇。

这些文字记录了我生命的轨迹。每篇文章都联系着一段人生的经历。清理这些文章的时候，往日的一场场、一幕幕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当时的情景和人物历历在目。不少人已经离去，只有在回忆中唤起无限的怀念。有些人依然健在，尚能玩味曾经共事的愉快。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只做过一件事，那就是翻译。我喜欢翻译，至今乐此不疲。通过翻译实践，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并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一方面充实翻译教学，一方面指导以后的实践。实践与教学，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翻译漫谈》是我一生的缩影。我沿着那丰富多彩的翻译之路，得到过很多难得的机遇，度过了幸运的一生。这要归功于领导的培养、

前辈的提携、亲友的关怀，而我只是珍惜每一次机遇，认真对待了每一项任务。

承蒙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室栾奇主任倡议、安排，并由刘彤先生选篇、编辑，此书将于近期出版。年逾八十，得此惊喜，不胜感激之至，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有些文章打有时代的烙印，可能显得陈旧，但翻译之道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逊色的。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见谅，诚恳欢迎批评指正。

庄绎传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3 年岁末

目 录

我怎样学翻译	1
翻译的乐趣	5
语言的魅力	8
你做过语言对比吗?	10
信与达	13
怎样对待风格	17
直译与意译	22
翻译最便于自学	26
翻译重在实践	29
翻译中的创造性——学习《邓小平文选》英译本的 一点体会	31
翻译·观察·实践	43
一件往事	51
关于英汉翻译的几个问题	70
理解是关键	112
翻译意思	116
巧译定语	124

活用逗号	128
断句与并句	135
25 点体会	142
英语基本功	151
也谈中式英语	160
替代	170
主谓	178
主从	185
要不要重复	194
怎样加强语气	205
汉英翻译中外位语结构的处理问题——学习《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英译本的一点体会	216
《通天塔》摘译	234
《圣经》的新译本与关于翻译的新概念	302
外国译者追求什么样的译文	319
外国翻译家对原作风格的探讨	329
外国翻译家论原作风格的体现	341
《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译本学习札记	361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英译本学习札记	372
《鹿鼎记》英译本学习札记	378
在“英若诚名剧译丛”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385
贺新春——在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2005 年	
新春专家招待会上的讲话	387

阅读之重要——祝贺《英语世界》出版发行 200 期	389
据我所知——热烈祝贺《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 6 版）出版	391
热烈祝贺商务印书馆出版《牛津高阶英语词典》 （第 8 版）.....	395
《牛津英语同义词学习词典》序言	399
怎样才能活得老（汉译）.....	403
我和丈夫是怎样相识的（汉译）.....	414
《大卫·科波菲尔》（汉译）选段	436

我怎样学翻译*

我很喜欢《英语世界》这个刊物，因为我喜欢翻译。每当我看到英汉两种语言并排印在一起，心里便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乐趣。

我是怎样跟翻译结下这不解之缘的呢？在大学时代，打下了一点基础。当时有一门翻译课，学校甚至请到许孟雄教授来给我们讲课，批改作业。他上课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回忆自己的成长过程，主要是靠实践。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有幸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和译文的修订工作，以及一系列重要政论文章的英译工作。当时我觉得学英语，能做这样的翻译工作，可以说是最大的光荣。因此，我怀着无比的热情认真地完成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

这段时间的实践是多方面的，包括译初稿、核对、参加讨论等。在这过程中，观察到翻译涉及的各方面的问题，积累了很多有趣的译例，得到了大量的感性认识。例如：

“吃一堑，长一智”（《毛选》1 卷，283 页）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p.297）

* 此文载于《英语世界》2001 年第 10 期。

译文不但对称，而且押韵，很像谚语的样子。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毛选》3卷，956页)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p.158)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毛选》1卷，287页)

“How can you catch tiger cubs without entering the tiger's lair?”
(p.300)

这两个例子本可以在英语中找到相应的说法，如“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Nothing venture, nothing gain”，但译者都舍弃不用，就是为了保留原文的形象。

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毛选》4卷，1439页)

To win this victory will not require much more time and effort, but to consolidate it will. (pp.373—374)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译文时，感到不胜惊喜。一个小小的 will 竟然替代了原文里很长的一段话，何等简洁。

40年过去了，这些例子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当时程镇球教授是负责人之一，他不但带头总结经验，而且鼓励我们一帮年轻人进行研究，选些小题目，写出文章，并为我们组织讨论会，联系在刊物上发表。

这样久而久之，自己也就养成了习惯，看书，学习，研究问题，发表文章。70年代学术刊物复刊后，我的文章陆续在《英语学习》和《外语教学与研究》上面发表。1980年出版了我的《汉英翻译五百例》，其中列了20个小题目，这便是我参加汉英翻译实践，观察研究的结果。

80年代初，我又有机会参加另一种类型的翻译实践——英汉翻译。

198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创办双月刊《翻译通讯》（即《中国翻译》的前身）。吴运楠老先生找我负责一个栏目，名叫“翻译练习”。在他的指导下，我自己选材、翻译，并加解说。从1980到1982年，我一共提供了15篇稿件。后来承蒙公司领导的好意，将这15篇稿汇集成册，出了个单行本，这就是1984年出版的《英汉翻译练习集》。

在这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读者对我的帮助。译文刊出后，便有读者来信指出问题。例如：“Einstein has created a new outlook, a new view of the universe.”我的译文是：“爱因斯坦创造了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新的宇宙观。”一位读者建议将“创造”二字改为“创立”。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出单行本的时候，我并没有改变原译文，而是增加了一个脚注。单行本中，译文一律保持原样，凡是需要改进或改正的地方，我都以有特殊标记的脚注明确告诉读者这里原译有问题，需要修改。我觉得这样可能对读者帮助更大。

我为单行本《英汉翻译练习集》写了一篇前言，从自己的实践中归纳出了25点，这便是我对英译汉的体会。

有的看官看到这里，也许会想，既有这等小书，何不找来一看。不看也罢。一来事隔一二十年了，书也不见得好找。二来看别人的文章不会留下很深的印象。要想得到较深的印象唯有亲自参加实践、观察、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写文章的人才最大的受益者。

也许有人会说，搞理论，写文章，可太难了。在翻译理论方面有所贡献诚然不是易事，但我以上所谈，20题也好，25点也好，都不是翻译理论，都只说明了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说真的，研究两种语言的特点并不难。把一篇好的译文和原文放在一起，那差异是再明显不过了。同类的例子积得多了，就可以看出一些规律，如果加以总结，

就可以使你的知识系统化，即便不是为了发表，也可以使你对两种语言特点的认识深入一步，做起翻译来就会比较得心应手了。

最近看到这样一个例子：

The cold weather frosted up the track last night.

译文是：

昨晚寒冷的天气使跑道上结了霜。

这个译文和原文相比，虽然个别地方有些小的变化，但基本句型未变，仍是一个主语带一个谓语。我把它改译成：

昨晚天气寒冷，跑道上结了霜。

这样译文就成了两个主谓结构，也就是两个短句，中间也不用任何连词。我觉得这样译似乎更合乎汉语的说法。

理论也是可以谈的。我在《也谈中式英语》一文（载于《中国翻译》2000年第6期）末尾引了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的一句话：

To preserve the content of the message the form must be changed.

上面那个例子，从第一个译文改为第二个译文，不正是符合奈达提出的这条理论吗？所以翻译理论是有其自身的价值的，是可以指导实践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理论也好，特点也好，都有一定的限度，而且要运用得当。做翻译，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要把两种语言学好。语言学好了，可以运用自如，事情就好办了。你说是不是这样？

翻译的乐趣

我从小就喜欢翻译。记得在青岛上中学的时候，曾把英语课本里的故事译成中文，不是为了发表，纯粹是觉得好玩儿，而且有一种成就感。

大学毕业后，留在北外当老师。后来有幸参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著作的翻译和修订工作，参加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当时我觉得学习外语，能做这样的工作，是无上的光荣，这种感受也鞭策我努力钻研。

有一天，我看到这样一句话：

“吃一堑，长一智。”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没想到天下竟有这样好的译文，它本身就像一句谚语，然而它又与原文如此接近，如此吻合，使我惊讶不已。

后来我又看到这样一句话：

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To win this victory will not require much more time and effort, but to consolidate it will.

原文里重复出现的词语，译文没有重复。一个小小的 will 竟然替代了

原文用二十多个字表达的意思，我在这里看到了地道的英语。

每当我看到这样好的译例，就回想起小时候在海边玩耍，捡拾贝壳。阳光下，那贝壳五光十色，绚丽多彩，拿在手里，别提多么高兴了。

近年来，参加了几本词典的审订工作。原书都是英英词典，加上汉语译文后，变成英汉双解词典。译文对不对，顺不顺，这就是审订者要解决的问题。例如：

原文：The cold weather frosted up the track last night.

译文：昨晚寒冷的天气使跑道上结了霜。

改为：昨晚天气寒冷，跑道上结了霜。

原文：My toes were frostbitten from skating too long.

译文：滑冰的时间太长使我的脚趾冻伤了。

改为：滑冰的时间太长，我的脚趾冻伤了。

改动虽然不大，译文弄得比较通顺了，这也是对词典的贡献。

翻译有没有苦恼？有的，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过：“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译者这时的确感到心急如焚，焦头烂额，可是一旦找到合适的译文，就会感到格外痛快。

译者还有一种苦恼，那就是一个长篇在手久久不能完成。我译《大卫·科波菲尔》时，就有这种体会。前后三年时间，一天都不敢歇息，更谈不上娱乐。家里人抱怨：“连跟你说话的工夫都没有。”三年里，我天天跟书中的角色打交道，把他们的言行和思想感情用汉语表现出来，他们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在快译完全书的时候，怀着沉重的心情仿佛向他们一一告别，痛苦得很呀！

几年以后，忽然有一天出版社的责编打来电话，说我的书要出版了。我兴奋极了。取回样书的那一天，我对老伴说，我又有了一个儿

子，我已经把他接回来了，他的名字就叫“大卫”。

总之，翻译蕴藏着无穷的乐趣，等待喜欢它的人去发掘。干这一行，就要爱这一行，否则怎么能做得好呢？

（2005年2月）

语言的魅力

语言是一个神奇的东西，运用得当，可以产生强大的力量，译者也就是借助于这种力量，重新创造出感人的作品。可以说，译者对语言的掌握是做好翻译的先决条件。

严复就是用他那优雅的古文把进化论的思想介绍到中国，感动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包括当朝皇帝，推动他们变法维新。他翻译的《天演论》，虽未尽“信”尽“达”，一个“雅”字却表现得淋漓尽致。

林纾虽不懂外语，却在别人帮助之下，用他那精美的文言文将184种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林译小说丛书》曾使十一二岁的钱锺书“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数十年后，大学问家钱锺书“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发现“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

周煦良教授就很强调研究语言。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翻译三论》，发表在《翻译通讯》1982年第六期。他在“翻译与语言”一节中指出，初搞翻译的人要看点汉语语法，注意到一些语言现象，这有助于摆脱原文的束缚。他说：“一个搞翻译的人对语言不感兴趣，翻译水平是不大会提高的。”

近年来，研究翻译的人多了起来，各种出版物也多了起来，介绍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翻译经验，吸引着初上译途的人的